

## 一

驴子和骡子是一对母子，都曾生活在我爷爷家。

以前，长达十年之久，我爷爷家里一直养着一头驴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不养一头力大无穷的牛，为什么不养一头健壮的马，却偏偏要养一头驴呢？

可我爷爷家里就是不养牛，也不养马，只养着一头驴。爷爷养的这头驴子外貌十分好看，虽然个头不是很大，一身黄鬃毛闪着亮光，两只大眼珠子被眼皮紧紧包裹着，露出深邃的光，那光中又有些水灵灵的感觉，好像随时有眼泪要流出来。它时常沉默着，伸着长长的脖颈，四只蹄子在地上来回踢踏着，低着头四处嗅着，粗重的呼吸会将地上的尘土吹飞。大多数时候，驴子会发出“嗷嗷”的叫声，叫声有长有短，有高有低，就连吃饭也不老实，一边吃一边“嗷嗷”。它吃饭的时候喜欢拱着吃，用口鼻翻弄着食草，不停扒拉着，好像翻找着什么更加可口的饭菜，其实翻到底也不过还是些掺着玉米碴子的野草和蔬菜，也没有找到荷包蛋、水煎包啥的。爷爷说对于一头驴子而言，吃半石头槽子粮草比吃十个荷包蛋更加有力气。翻拱着吃东西，是驴子的天性。

## 二

太阳刚刚冒头，爷爷就牵着驴子往坡地里走。爷爷是个慢性子，驴子也是慢性子。他俩慢慢腾腾来到地里，日头已经像小孩头那么大了。

日上三竿，爷爷累得筋疲力尽，驴却干劲正浓。爷爷想喝口水歇一歇，他将犁地的犁子放下去喝水，犁子的另一端套在驴身上，爷爷放下犁子，用手拍了拍驴，对驴说：“老伙计，我去喝口水抽袋烟，你也歇歇吧。”那天，不知是哪里不舒服，还是爷爷哪里没有照顾好它，这头驴子又犯了驴脾气。它仿佛没有听到爷爷让他歇歇的话，照样拉着犁子往前走，犁子没有爷爷掌舵，整个被拖拉着在地里横走，爷爷大声吆喝着让驴子停下来。驴子耳朵好像塞满了驴毛，照常拉着无人掌控的犁子在地里横冲直撞。终于，爷爷坐不住了，起身追着驴子跑，好不容易追上，又不舍得拿鞭子抽。

爷爷早就将驴子当作家人看待，怎么舍得用鞭子对付它呢。

爷爷跟驴子，一个叫歇歇，一个就是不歇，俩都犯了驴脾气，到了最后当然是爷爷胜利了。爷爷将驴身上的犁子卸下来，把驴子拴到树上，一边拴一边口里说着解恨的话：“你个孽驴，我看你个畜牲能的，还能把树拔出来咋是的？”

驴子只能认输，老老实实围着树转悠，给爷爷一个驴屁股。

在爷爷眼中，驴不是驴，是人，驴什么都懂。



## 驴子和骡子

□董爱玲

## 三

有一次，爷爷牵着驴子去下地。那时候地里也没有什么可干的。小麦已经入库，玉米还没长高，也用不着驴子干什么，爷爷就是牵着驴子来野外兜兜风。

正值夏季，天气闷热，路上荆棘丛生。爷爷想去荆棘丛里给驴子拔一些鲜嫩草。看到一处绿植浓密旺盛，爷爷扒拉着蒺藜走下沟。

谁也没想到有条毒蛇竟在这里隐藏着。爷爷刚落脚，蛇就扑上来咬伤了爷爷的小腿。

一口凉气带着一阵疼痛侵袭了爷爷的小腿，富有生活经验的爷爷一下子就猜到自己被蛇咬了。他慢慢蹲下身子，抓起一根木棍。咬了人的蛇自知犯下大错，扭动着躯体向远处爬去。爷爷忍着剧痛爬上来，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用力勒住伤口处，以此遏制毒性蔓延。

因为疼痛，爷爷脸色有些扭曲。可能爷爷的怪异行为引起驴子的注意。虽然它只是一头驴，但是长久与人共处，它的身体内早已渗透了人性。虽然它不能讲人话，但它懂人话。

爷爷小心翼翼地扶着驴子站起身，驴子懂事地匍匐下身子让爷爷骑到它的背上，然后慢慢起身，生怕用力猛了把爷爷摔下去。

每当提起这件事，爷爷都感叹道：“那次，是我这个老伙计救了我一命啊。”

驴子驮着爷爷走在街上，街上看见的人们感觉到无比惊奇。再也没有见过比这头驴子更懂事的驴子了。

驴子将爷爷驮到医务室，爷爷彻底得救了。经过医生诊断，发现这是一条体内带着剧毒的毒蛇。

村里担心毒蛇还会继续伤人，特意报告了上级部门。上级部门派了专业人员来，将葱绿茂密的水沟彻底清理，终于从一个深达三米的蛇窝里将毒蛇抓捕，是一条在我们北方十分罕见的眼镜王蛇。

这样的蛇在我们这里几乎没有见到过。后来得知，是有一个年轻人从南方带回来两条小蛇，本打算出售给药店，带回来以后，又不舍得了，就养在自己家里。

两条原本比筷子粗一些的小蛇，被养成一米多长的大蛇。蛇长大以后，年轻人感觉不好玩了，逐渐地也不太在意蛇的存在。两条蛇饿坏了，咬破大缸上面的草垫子盖双双出逃，之后便彻底脱离人们视线。没想到居然来到这水沟里面安了家，还咬伤了人。

## 四

爷爷养的驴子把爷爷救了的故事传了许多年，包括今天，有的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故事。

那次，驴子一边驮着爷爷往村子里跑，一边“嗷嗷”大叫着。那叫声中有些凄厉，也有些哽咽。那叫声，完全不同于平常。

大家都知道，驴叫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。不管是开心的还是难过时，驴子都会用仰天大叫来表示。可能，驴自己并不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，它有时候为自己高亢的叫声而自豪。因为，那种高亢的音量马叫不出，牛也叫不出，唯有驴叫成了经典，被人传说，成为人们的口头禅，一说起谁的声音不好听，总是喜欢拿驴打比方，说比驴叫还难听。

爷爷喜欢听驴叫。爷爷说：“听着驴叫声增加精气神，驴不叫了，说明快要死了。”

不几天，爷爷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，那头驴子好几天不叫了，爷爷请村子里的兽医来看看。兽医说太老了，去配对给它留个后吧。

忍着伤心，爷爷牵着他的老伙计出去配对，找了好几家，爷爷都没有相中，不是嫌马笨重，就是觉着不够漂亮，毛发不整齐。被爷爷嫌弃过的那些马主人对着爷爷后背骂着：“比给儿子说媳妇还挑剔，那驴是你老婆子啊？”

爷爷听到了就当没有听到，理也不理又继续找下一家。最后，在别人介绍下，终于为驴相中一匹高头大马。这小马哥，个头挺拔，肥瘦相当，毛发油亮。

说也奇怪，驴子配了对以后，倒是比先前精神了几天。爷爷不放心，又请兽医来看，兽医说：“看来驴是思春了。”

不久，驴下了小骡子。那段时间，可把爷爷忙坏了，既要照顾他的老朋友，还要照顾老朋友的孩子。爷爷几乎长在牲口棚里，吃完饭就去牲口棚坐着抽烟，日日夜夜守着他的驴子。

原以为一头驴引进一头小骡子，赚大发了，却没想到的是，小骡子出生后不久，老驴已经奄奄一息。

驴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村人劝爷爷趁着老驴还有一口气卖给驴肉店。爷爷沉默着摇摇头，依旧一袋一袋抽着老烟叶，烟雾缭绕中，驴子的眼睛里居然流出了泪水。它在与爷爷作最后的告别。

这头为爷爷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驴，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爷爷在村东头的墓地旁埋葬了这头驴子。

## 五

从此后，老驴的儿子骡子，正式成为爷爷的小伙计。三四岁的骡子与年近七旬的爷爷成了忘年交。它像它的妈妈一样，整日跟着爷爷转，有时候去地里。去地里并不光为了干活，就是让它在地里自由散漫地走来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啃草。

这样的光景约摸又过了一年多，骡子已经长成一个“壮小伙”。这一年，奶奶去世了。奶奶15岁嫁给爷爷，75岁离世，两人相守60年。奶奶的离世让爷爷备受打击，那段时间茶不思饭不想，也顾不上管那头骡子。

有一天夜里，爷爷听见骡子在草棚子里踢踢踏踏地发出声音，如果在以前，爷爷再晚也会起身去看看，这次因为还没从失去奶奶的巨大悲痛中走出来，他的心变得有些懒惰，有些麻木，就任由骡子的叫声和踢踏声发出了很久。

第二天清晨，爷爷发现骡子死了，被什么给咬断了喉咙，血已经干涸，骡子睁着眼睛望向爷爷住所方向。临死，它也在希望它的主人能够来救它。

那段时间村里黄鼠狼闹腾得厉害，远处的一片野生树林里还住着一群狐狸。看被咬伤口，骡子的丧生，应该是黄鼠狼所为。

奶奶走了，骡子也死了，爷爷忍受不了双重打击一下子病倒了。从那以后，爷爷再未饲养过任何牲畜。